

午夜，在菱湖镇上伤心俱乐部悄然成立，这是一个组织，只接待晚上和老板杜冷丁一样患有失眠症的人，只在晚上开放，永远不卖安眠药。

此时此刻，俱乐部里的成员还只有杜冷丁一个人。俱乐部的门是关着的，卷闸门上用颜料涂鸦着一些字：伤心俱乐部，失眠者请进。这个店面在菱湖算得上是好店面，梦湖街上的黄金位置。以前这里开的是一家台球店，好再来台球店。生意非常的火爆，就是经常一些外国人也来这里打球。上一次，有个人喝酒醉了，在里面闹事，捅死了里面的一个台球小妹。这件事情闹得沸沸扬扬的，店就开不下去了。因为出过人命，老板就便宜租给了杜冷丁。大门左边的那个台球桌，血迹还在上面。

卷闸门被拉开了，进来的是一个男人，他叫地西洋。

杜冷丁对他说欢迎欢迎，给了他一瓶哈啤。

地西洋问杜冷丁：“你为什么睡不着？”

杜冷丁回答说：“我就是睡不着。”

“马兰头你吃过吗？”地西洋问。

“当然吃过了，菱湖人谁没吃过，我记得以前小学老师让我们写家乡特产的作文，总会提示我们可以写写菱湖的雪饺、白扁豆、菱角和马兰头等。马兰头真好吃，说的我都有点馋了，我们叫一个马兰头火锅吧。”杜冷丁说。

“太好了，马兰头火锅我的最爱，我有一个宝贝东西，等等边吃边和你说。”地西洋说。

很快，捞海底外卖配送员威懒子到了，他站在卷闸门前拨通了杜冷丁电话，让他把门开一下。杜冷丁告诉他直接拉开就行了。

火锅放好了，杜冷丁叫威懒子走。威懒子不高兴走，说要加入伤心俱乐部。杜冷丁同意了，威懒子说也要吃马兰头火锅。

“你不能吃，这是我们点的，我们花了钱，我们是顾客，你是外卖小哥，你为什么吃？”杜冷丁对他说，并且把第三双一次性筷子藏起来。

“我加入俱乐部了，我就要吃。”威懒子说。

“吃你个鸡巴懒子。”杜冷丁说。

“我偷了5斤马兰头来，我已经不打算在捞海底打工了，我把他们的马兰头食材偷出来了，这是我的最后一单，你们应该求我留下来，而不是骂我。”威懒子说。

“看样子你很伤心，我宣布你正式加入伤心俱乐部了，刚才其实我不是故意骂你赶你走，我是让你产生伤心情绪，这样你就能留在伤心俱乐部，和我们共享马兰头火锅。”杜冷丁说，他递给威懒子那双藏起来的筷子。

菱湖又叫马兰头湖。镇上的人痴迷于马兰头，觉得好滋味都在里头。这一股马兰头热，使得捞海底推出了仅供菱湖的马兰头火锅。什么千金人，练市人，石淙人都驱车赶来了，就连市区人也慕

名而来，镇上的人沉浸在马兰头优越感里，无法自拔。火锅里有马兰头，麻辣烫里有马兰头，奶茶里也有，什么都有马兰头，马兰头里也有马兰头。

地西洋边吃边问：“你是大学生吗？看你样子年龄也不大啊。”

“我是湖师院的，湖师院的体育专业，我毕业一年了，我是无业游民，那些学校都不缺体育老师。我在那个贝可爱健身房做过一段时间，就是叫他们骑动感单车，带领他们，调动他们的积极性。那里都是女的骑动感单车比较多，有一次，一个女的骑车的时候腰总是没挺起来，我就去纠正了一下，没想到她说我是流氓，摸她，骚扰她。我已经换了十几份工作了，我讨厌上班，我有厌班症，我病入膏肓。”威懒子说。

“太巧了吧，我也是湖师院的，学的美术专业，毕业一年了在菱湖一中做过美术老师一段时间。妈的，我遭到了文化课老师的歧视，他们霸占我的课。但我和别的美术老师不一样，他们为了那点工资，一声不吭。这不是我的目的，我的目的是传播艺术，他妈的，然后我就辞职了，然后我就失眠了。”杜冷丁说。

地西洋听得已经热泪盈眶，他拿筷子不停的敲桌子，“太太太他妈巧了，我是音乐专业，也毕业一年多，应该和你们同一级的，我在菱湖实验小学教过书。音乐课嘛，你懂的，老师都不上心的，总是被占课么我也忍得了得，但是和我一个办公室的那些文化课老师，居然嘲笑我的普通话，操。你知道那种语气已经不是单纯开玩笑的语气了，我听得出来，说什么说都说不好还唱，我真是崩溃了，打了他一顿，被开除了。”

“不会啊，我听你普通话挺标准的。”杜冷丁说。

“我苦练了一段时间，嘿嘿。”

“你也蛮要面子的哦，笑死我了，我们真惨，我们是患难兄弟。”杜冷丁说。

“对了，你还没告诉我，你的宝贝东西是什么呢。”杜冷丁问，他看上去有点微醺。

“什么宝贝？”威懒子说。

地西洋口中的宝贝东西就是马兰头毒。

“一个月前，我去菜市场马兰头，去的有点晚了，经常去的那一家早就卖完卖光了，没办法我就找了一个陌生的以前从来没去买过的一个菜贩子，买了点解解馋。回家的路上我就发现不对，感觉有一股特殊臭气味跟着我，回到家才发现，妈的，就是这些马兰头，然后我就扔到了一边，和你一样点了个捞海底马兰头火锅外卖吃，我真是一顿都离不开马兰头。

就这样我把那个变质发臭的马兰头放在那边放了一个月没有去管它，我突然发现它的臭味消失了，颜色也从原来的暗绿色变成了刺眼亮绿色，伴随着一股淡淡清香。

我觉得菱湖人对马兰头的执念就像是黄鼠狼对鸡一样。当我看见那些伴随着淡淡清香的亮绿色马兰头，我就欲罢不能。但我又担心它已经变质吃了会死人什么的，就弄了一点点尝了尝，它简直就像是一种致幻剂，像大麻一样，让我产生迷幻的感觉，像是在听蒸汽波音乐，像是踩着1970s，像是在飞，像是在做爱。”地西洋说了一大堆。

“你说像大麻一样，你吸过大麻？”杜冷丁问。他的脸有点红，有点微醺。

威懒子就在旁边一直吃马兰头，一声不响，还吧嗒嘴。

地西洋激动的心情没有消失，“我是学音乐的，我以前也是一个摇滚朋克，认识了一些人，他们给过我很少剂量。我只吸过那一次大麻，过去很久了，当我吃了那个马兰头的时候，那种迷幻感，和大麻给我的一模一样，所以我叫它马兰头毒。”

地西洋又陷入焦虑：“我发现这个马兰头毒的时候，我第一时间就是想把它提纯，变成粉末，我们只有50g，也就是5个勺子那么点儿量。我买少了，不知道那个菜农卖的这种，有着这么强迷幻感。好在它的药性足够强，1g就能让你迷幻昏睡一整天。

他们一直就这样聊到天亮，马兰头火锅也烧干了。地西洋临走时送了他们10g马兰头毒，杜冷丁欣喜若狂。

他迫不及待要尝试，以下是杜冷丁的第一次致幻旅行：

他先出去把卷闸门锁得死死的，怕别人发现，这是他第一次，畏畏缩缩很正常，多吸几次就不一样了。

第一次吸毒的杜冷丁，仪式感很强。他打开电视，播放低俗小说，在他反复观看了乌玛瑟曼吸毒片段之后，他开始了。

他从口袋里，拿出那一包亮绿色粉末，他找了一个迷你秤来称取1g马兰头毒。他把绿色粉末放在桌子上，和乌玛瑟曼一样，用银行卡把它刮成一长条的形状，他拿出一张人民币，卷成一根吸管，直接把马兰头毒吸到鼻子里。他本能开始向电影里的乌玛瑟曼一样，摆弄自己的鼻子，尽管他第一次。

房间里充斥着植物的清香，乌玛瑟曼陪着他，他睡着了。马兰头毒会让人想睡觉，是嗜睡，而且嗜睡的程度随着吸食马兰头毒的量递增。

威懒子就一直在旁边吃火锅，过了很久由于杜冷丁的鼾声特别响，他才发现杜冷丁睡着了，那包马兰头毒还没封口。

如果说菱湖人视马兰头如命，那么威懒子就只有半条命，他对马兰头的疯狂程度没有人可以超过。他直接走过去，把那包马兰头毒全部倒进火锅里，他开始先喝了一碗汤，因为剂量太大了，就已经有点迷迷糊糊了，但是他还是坚持着吃完了全部的火锅，汤也一点不剩。

他也昏睡过去。

醒来已经过去3天了，威懒子睁开眼睛，杜冷丁和地西洋一直盯着他。

杜冷丁，直接把他踹倒在地。

“你还给我剩下的那9g马兰头毒，妈的，你全给放火锅里吃了，你这个傻逼，我操你妈！”杜冷丁非常生气，店里可能要出第二条人命了。

威懒子笑了出来：“哈哈，太好了，我们get了马兰头毒终极吃法，就是搭配着马兰头火锅一起吃，简直就是人间美味，不信你试试。”

地西洋和杜冷丁半信半疑，但是面对诱人的马兰头和毒品，他们决定试一试。

他们又叫了一个马兰头火锅，起初地西洋往里面放了10g，他们尝了一尝，真是好滋味，飘香十里。他们都吸过马兰头毒，由于耐药性，10g对他们来说已经没感觉了。

地西洋吃得停不下来，他直接又往里面加了10g。他们三个倒头就睡到了沙发上，开启致幻旅行。

他们就像是喝马兰头毒喝醉了。

音乐老师，体育老师，美术老师这3个在教师地位链里最低的，在菱湖这个破烂小镇，伴随晚间粉红色夕阳，显得更加伤心了。